

张 晓 虎

骚乱的心界

——北大荒的少男少女·狗和马群

中原农民出版社

105
302

72

骚乱的心界

——北大荒的少男少女、狗和马群

张 晓 虎



上篇 哦！娑婆世界
下篇 地河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骚乱的心界

——北大荒的少男少女·狗和马群

作者 张晓虎

责任编辑 李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安 阳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160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80538-450-9/I·191 定价 6.30 元

一个猎心者的心灵告白——代序

有幸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我告诉他，作者张晓虎先生早已放下自己的五色笔而改攻史籍了，他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深深的遗憾，为北大荒，为草甸子、水泡子，为那些胀满生命和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为那些被这个故事所打动所迷醉所勾起无尽回味的昔日北大荒人。

世界文学史上有句著名称谓：“屠格涅夫的少女们”。那些纯情的、沉醉的、忘我的，满是惆怅和失落情调的贵族少女形象，百余年来，曾倾倒了无数人。然而，百年之后，在中国的北大荒，在那片荒凉而又辽阔的黑土地上，另一群单纯的、质朴的、生动的、色调各异而又充满迷惘和希冀的女孩子，却一度被人们遗忘，而她们自己也曾长久地迷失在爱的荒原！

一位后来注定成为史学家、著作等身的北大荒人，终于从厚厚的黄卷中略略抬起头，睁大迷茫的双眼，透过几千年的岁月、几十年的回忆，透过悠长而又切近的历史之雾，重又凝视这片黑黝黝的土地、灰灰蓝蓝的人们和他（她）们红红绿绿的梦境。

FMT6 / 15

大荒情复活了！复活在她忠诚的义子、一个因失去她而永恒怀念她、也永恒苦忆她的北大荒知青的“文史双管猎笔”之下！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和北大荒一样的奇迹！

“娑婆世界”，一个美丽而又残忍的名称。它包含着多少期待、多少忍耐、多少失落、多少绝望，它是一切人生苦难的代名词，同时，也是一切人生热望的“蓄电池”。人和人、人和马、人和狗、男人和女人、新人和旧人……一切的一切都在自然法则中寻求自然天性，又在天性的释放中找回天性的“缰绳”……各依命运而活的人们在贪婪地呼吸着大自然稀薄的空气，一如那北大荒的蚊阵和狼群。在苛刻的生存环境中走出了一批混和着人文之馨和马汗之气的北国男子汉，他们走着，走着，我、你、他的路，走在偶然和必然的边缘，走出和走进各自不同的“堪忍世界”……

命运应由歧路构成。作为晓虎兄的好朋友和本书的第一读者，读稿过程中，我径自将最后一章改为“尾记”，并加上了一段我对书中人生导向的看法，因为，前面的文字所给予我的心灵震撼太大、太深了，我渴望它强烈悲剧性的完整，更试图保留从中激生出的对人物命运的种种自由遐想和深重喟叹。

我爱北大荒，我爱黑土地，和虎兄、和书中所有痴迷而又痛楚的人们一样，请允许……

范 炯

1991年8月25日晨

于河南郑州寓所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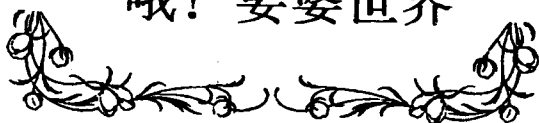
这是悲壮又苍凉的故事，随着历史而悠长……

一群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是这茫茫北大荒原野上的主人公。

理想、青春、性萌动、性变态心理……，与压抑，与崇尚，与非理性，还有狗和马群构成了主要内容。

有人为正义凛然站着生或死，亦有人在华丽的政治外衣下，苟活着他的肮脏卑鄙的灵魂……

哦！婆婆世界



娑婆世界——堪忍世界。

佛说：“此云堪忍，诸菩萨等，行利乐时，多诸怨嫉，众苦逼恼，堪耐劳倦，而忍受故，因以为名。”

——《法华经·玄赞》卷二——

第 一 章

北大荒朔漠冷寂的初春时节，白色依旧主宰着这片浩大辽远的天地。细望去，黝黑的土地已撕开片片令人窒息的春雪，显露出男人般的结实躯干。而在这积蕴着无限活力的黑色里，几丝草芽在信风中吐出了生命的新绿，绿得那样盎然蓬勃、悦目赏心。

我痴情而久久地凝望着那黑土中的几丝嫩绿，又俯下身，贪婪地嗅着它——这生命的气息。蓦地，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微声，那是生命的拔节生长声，她在萌发，向上。

哦！芽，闪烁着希望之光、凝聚着北大荒人的憧憬，很快就会呈送给人们一片无私的绿色世界。

“再往前赶一轱节。”我的师傅老夏侯坐在车尾，晃晃四齿叉。

我跳上装满粪肥的马车，拔出插在雪地里的大鞭子，摇了

摇鞭杆，四匹骏马蹬得雪沫乱飞，拉起沉重的大车向前走去，厚厚的雪在车轮下嘎吱吱地响着。

这是在北大荒的第六个初春了。

“哎——头一出戏呀——唱上那新中华呀，毛主席起革命，治化国家呀——”老夏侯扯开沙哑的嗓子，又唱起二人转。这段老掉牙的小曲，老夏侯足足在我耳边唱了六年，而且只会开头这几句。尽管他每次唱到“治化国家”时必定卡壳，可还是乐此不疲地千百回反复吟唱，每次都必得伴以摇头晃脑，真仿佛这一句能顶一万句。这是他心里的圣经。

“哟？石头，瞅！”老夏侯吸溜着早在解放前赶大车时就冻伤的鼻子，扯开老羊皮袄的大襟直乐。

我回头一看，也不禁大笑起来。他里边竟穿着一件女人的素花布衬衣。他掀起衣领，抖落着说：“妈个巴子的，今儿个起早没瞅真，把你大婶的花布衫给穿来了，这事儿！”

东北人夜里睡觉时一丝不挂，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可我没敢往深处说些什么，老夏侯毕竟是我师傅，而且是知青们呼为“瞎吼大叔”的长辈。我有分寸地收敛了笑容，撇了撇嘴：“得，师娘这回又该骂你了。”

“骂？”老夏侯跳下车，狠狠吸溜了几下流得老长的清鼻涕，耸动着毛扎扎的一脸络腮胡子说：“不是吹，自打娶过她来也没挨过骂——”

“吁！”我叫住马匹，从车棚板下抽出叉，边卸粪边埋怨道：“您的‘倒睫’该好好治一下了，不然将来非瞎不可。”

“嗨！”他跳下车，右手在棉裤的大裤腰上抹了一把，仔细

地朝外揪了揪那几根往里长的眼睫毛，说：“八十岁的养汉婆——老毛病了。再者说，医院去了多少趟，瞎耽误工夫。”说着，又嘻嘻一笑，愣怔着两只红肿的眼睛，看着我说：“瞎了不当事儿，下晚儿上炕用不着眼……”往下没好意思说。

我没再吭气儿，那话外音甭说也明白。这六年里，比这邪门儿的话不知听过多少，这算啥。

性！两性，又特别是女性。这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却又是那个在车老板这行业里最热门儿的话题。

曾几何时，知青们也开始热衷于这话题了，尽管不似老职工们胆大，而且背着女同胞们。这年头，什么革命性、阶级性、哲学性、两重性、批判性等政治性术语满天飞，可那都是些公开场合中正儿八经的时髦词儿。而私下里，人们却爱把这些花花词儿的词冠都去掉，于是只剩下一个字的词根——性，象被剥光了衣裤的男人或女人那样，赤裸裸地经常出现在言谈话语之中。

起初，知青们都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就象抽烟一样。刚来北大荒的那年秋天，当连里有名的臊货季淑兰在场院掐谷穗大谈床帙之事时，知青们甚至立即组织了个批判会，狠狠肃了一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刘毒”。可时间一长，大多数男性知青叼上烟卷儿后，便再没人去肃什么“毒”了。在这片只有“批判”和“斗争”充斥的天地里，人们好象都觉得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以充实和刺激内心苍白的精神空间。

性，这是个永远富于刺激和新鲜感的字眼儿，连那些自诩为“过来人”的老职工都需要，更何况这些情窦初绽的知青们。

我默默而吃力地卸着冻得象石头一样的大粪块，嗓子眼里象塞着一团头发，吐咽不得。说实话，现在的我特别神经质，既怕听见这类爹长妈短的玩笑话，却又觉得离不开它。如果哪一天没听见谁说上几句这样的野话，晚上钻进被窝倒象缺了些什么。

“呸！妈巴子的，这些骚老娘儿们，脏纸这么些，手纸不花钱咋着？”老夏侯又骂将起来。

我停叉望去，见他边唾边用鞋蹬着锃亮的钢叉，那上边穿着好几张血乎乎的皱巴纸。再看看自己的叉上，也同样挂着好几块“膏药旗”，忙悄悄蹬掉。真是冤家路窄，越想躲越躲不掉。

几匹趁空闲歇蹄的儿马，此时纷纷吊出胯下那截警棍似的家伙，大概是做着什么好梦。那匹枣红色的阿尔登种大辕马最骚，伸长脖子在前边的黑马屁股上嗅着，那股贪婪的恶心样儿真难看。

我的心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刺痛了，举叉照辕马的屁股上用力一击，喝道：“驾！”那辕马陡然一窜，把刚坐上车尾的老夏侯一下闪在了粪堆上。

“妈巴——咳哟！你慢着点儿呀。”老夏侯笑着爬起身，拍拍腩上的粪渣儿，干脆扛起叉跟在车后小跑起来。

车又停了。老夏侯转身卸粪时，我发现他屁股上粘着一块大“膏药旗”，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弄得老夏侯摸不着头脑，直骂：“笑啥？喝笑老婆尿了？”

呸！又是这话！我晦气地爬上大车，把剩下的粪一古脑儿地全推了下去，然后招呼他上车，飞快朝回赶去。

化雪的片片黑土地上，那几丝嫩绿的草芽依然闪动着，有几株已被沉重的车轮辗倒。于是，一丝惆怅和惋惜之情爬上心头，我瞥了它们一眼，便扭头认真赶起车来。

马这牲畜有灵性，车老板们都这么说。时近晌午，我和老夏侯卸完第三车粪，刚跳上车还没坐稳，四匹马儿便不待吆喝一齐发力，拉起大车朝回跑。它们知道，该回槽头喂肚皮了，都晃头喷鼻地撒欢跑着，根本无须我象出车时“得驾啵呀”地瞎叫唤。我呢，乐得省心，将两只清朝官员们那种马蹄袖式的兔毛套袖一扣，搂着大鞭子开始打盹了。

“石头。”

我回头睁开发涩的眼睛：“嗯？”

“你文化高，眼下批林批孔这些材料忒难懂，替咱化解化解——”老夏侯捏住红鼻子一捋，将一嘟噜清鼻涕甩出老远。

“啥事？”我扭头无精打采地甩甩鞭子，雪地上立即现出条条鞭痕。

“哎——”老夏侯略一沉吟，问道：“这个孔老二是山东人，咱这儿的‘盲流’也净是山东人，他咋没当‘盲流’呢？”

“那会儿北大荒压根儿没个人影，他来干啥？”我心里骂道，没话找话，忍个盹儿不好吗？

“是喽。”老夏侯一笑，又问：“听说这个孔老二是‘野合而生’，这‘野合’是个啥意思？”

“就是乱搞男女关系。”我困倦得有些不耐烦了，回头吼了一句。

“哈哈！”老夏侯的眼睛发亮了，自顾自地念叨起来：“我一猜准就没好事儿，野——合。”他把这两个字眼拽得老长，细细品味着，猛一拍大腿：“是喽！”

我被吓了一跳，回头不解地望着他。

“野，一准是说大草甸子；合嘛？嘻嘻——”他意味深长地点着头，简直象是看见了二千多年前的孔氏父母在野地里交媾的情景。

“说真的，石头，野种儿就是聪明。”老夏侯满意而踱足地咂巴着嘴，掏出烟口袋。他眼盯着远处，想着心事，手里却眨眼间卷好一支上粗下细的烟卷儿，认真地说：“你瞅咱车上这匹黑里套，就是那年外连跑来一匹卡巴金偷配的，那叫精灵！你甭瞅它不到四岁口，教点儿啥一学就会，啧啧！”

我顿时困意全无，简直哭笑不得，哪儿和哪儿的事呀？孔老二的聪明，竟然被老夏侯的“野合”理论化解开来！而黑马父母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又进一步验证了这荒谬绝伦的理论，这？

我看着志得意满的老夏侯，龇牙一笑，说：“夏侯师傅，您这批孔的大发现要是在全连大会上宣布，非得请您当全兵团的批孔办公室主任不可。”

“嘿嘿。”老夏侯惶恐尴尬起来：“妈个巴子的，这理论咋能当人说，那不是顶着棉花玩火——找灾吗？”

老夏侯的姓名叫全了是夏侯柱子，这多少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古代有夏侯淳、夏侯渊，现代农村中什么张柱子、王柱子的姓名也常见。可把夏侯和柱子叫在一起，则象在金銮

殿的黄琉璃房顶下盖了堵干打垒的泥墙，让人啼笑皆非。他这五十来年就是这么叫过来的，没办法。

老夏侯干了一辈子“捅马屁股”的营生。土改划成份那年，因他置起了一骡二驴的大车，给划了个“中能(农)”。为这事儿，他多少年叫屈，明明给地主家赶了半辈子大车，小日子刚见起色，却又被归入只能作为团结对象的“中能”，而不是时下最光荣的“贫下中能”。更让老夏侯伤心的是，一个和他同给地主扛活、后来发迹到足以划成地富的人，只因抽大烟破了产，土改时却被荣称为“贫能”，这事可实在不公道。可铁帽子一经戴上，则“世袭罔替”，万世不得轮回，谁也没有办法。

我和这位“中能”而非“贫下中能”的老夏侯，已在这挂大车上整整“结合”六年了。

别看老夏侯家徒四壁，连耗子都不肯惠顾，六年间我只见他买过两次一角七分钱一盒的白牌烟，可他肚儿里却拥有一本念不完的牲口经。啥样的牲口，他只须瞥上几眼，立即能说个八九不离十，连牲口肚子里有蛔虫都知道。尤其是他那一手甩大鞭子的绝活儿，整个农场的车老板无不佩服。在车辕杠上插一根火柴棍儿，他略一打量，抖手一鞭，纤细的小棍立即折成两截，那叫准！那叫寸！我苦练了整六年，也没能学会这一手。至于倒套放坡、重载拉误、调教顽劣牲口等车老板们视为畏途的活计，老夏侯也都有一套。别看跟“中能”徒弟的名声不大好，可老板子们都说我有福分。

六个寒暑过去，各种活计都干到了，我这个徒弟算是基本学成了，老夏侯便退居二线——坐到了车尾巴的破麻袋座垫

上。只是在重载放坡或误住车的关键时刻，他才偶尔摸摸鞭杆，下剩的时间几乎全用来扯闲篇儿。于是，这挂大车上的各种奇谈怪论也逐日多了起来。

“喂，石头，说正格儿的。”老夏侯揪着眼睫毛，一本正经地问道：“你们这些知青咋都不成家呢？是不是约好了啥时候一块堆儿操办？”

“哪儿的话。”我随手甩个响鞭，心想，你问我，我问谁去？

“哎，说起来咱爷儿俩相处时间也不算短了，大叔给你介绍一个中不中？”老夏侯没有丝毫打趣的意思，正正经经地说：“别瞅你大叔瞎字儿不识，我可知道‘满则流’的老理儿。就象儿马蛋子，到时候不给找匹骡马骑骑，一准得闹毛病。”

“瞧您，又下道儿了不是？”我有些愠恼了。

老夏侯懊悔地捶捶脑袋，忙说：“为你这事儿，我和你大婶合计了多少回，就是食堂那个尚丫头——”

“哪个尚丫头？”

“哦，就是外号‘娜达莎’的那个。哎！你别拨浪脑袋，论找媳妇，你大叔可有经验。你们小青年净爱挑人家脸蛋儿，那不中。过日子嘛，学问大着呢！要光图长相，买张画儿挂屋里不就结了。”他吐出一口浓烟，又说：“找媳妇和相马是一个理儿，光瞅皮毛不行。那个‘娜达莎’丫头，不光人品活计好，那身腰儿、那胸脯儿，将来生孩子也准保个儿顶个儿——”

“得，得，又来了，三句不离本行。干脆，您给我找匹骡马得了。”说着我自己也笑起来。

“啧，谁跟你扯臊，真格儿的。”老夏侯撅撅下巴上的络腮

胡，正色道：“我夜几个问她了，人家丫头说非嫁知青不可。你小子下手晚了可没好果子吃，到时候别怨你大叔大婶不管你。”

我没再吱声，默默盯着辕马背上咯吱吱作响的鞍桥，心里麻乱乱的不知想了些啥。快到马号了。

卸车时，老夏侯牵着三匹前套马的缰绳，诡秘地说：“你再好好咂磨一下，想好了，大叔给你们牵线儿。”

我苦笑了一下，一脚踢起车支子，拽出大辕马，心绪烦乱地摘下套包，说：“哎呀，您别瞎操心了。”

“啧，就这么着。”老夏侯望着三匹在地上歇滚儿的马，龇牙一乐。

第二章

六年前，老夏侯赶着大车从团部把我们拉到这个六畜不太兴旺的畜牧连，从此再没挪过窝儿。连队有几百晌饲料地，地东边紧靠着大荒草甸子，离团部有三十多里。骑上那匹最快的铁青色奥洛夫种公马，撩开四蹄飞跑也得近一个钟头才能到团里。

连队不大，也就百十来号人。一半是畜牧人员，另一半的工种可就复杂了，机务、仓库、食堂、农工、木匠、铁匠、瓦匠、菜园、场院等一应俱全。多则如机务，也不过十儿人，人最少的行